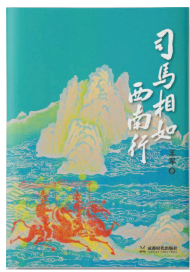


# 穿越时空,行旅西汉盛世的“千里江山图”

## ——读王军新著《司马相如西南行》

◆ 杨茜雯



司马相如以非凡的文学造诣与卓越的政治智慧,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身为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他凭借《子虚赋》这一鸿篇巨制,奠定了“赋圣”与“辞宗”的地位。然而,司马相如的历史贡献远非仅限于文学创作,其出使西南的壮举更是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与深邃思考,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与深刻的民族融合思想。

王军先生的新著《司马相如西南行》对这位历史巨擘的西南之行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细致的解读。该书由成都时代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分为引子、正文、尾声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又分六章。该书从青年时期的司马相如开始,通过详尽的史料分析再现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壮举,呈现了该事件的始末,揭示了其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并将历史与当下相连接,追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同时该书又通过生动的文学表达,向读者展现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司马相

如。王军先生通过文学修辞为历史事件增添了“羽翼”,让历史事件立体了起来,让历史人物“活”了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可以了解司马相如西南行的山河岁月,同时也可以品味作者为读者绘制出的一幅大汉盛世下西南的“千里江山图”。

纵观此书,笔者认为《司马相如西南行》在文献考证的精确性、历史的文学性表达以及历史事件在现实意义上的深度挖掘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尤为值得关注。

### 旁征博引——多方的文献考证

《司马相如西南行》将史料的挖掘与叙事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展现出了对历史细节考据的严谨态度。该书引用了大量古籍文献,从《史记》《汉书》等正史,到地方志、笔记小说等野史杂谈,无一不涉猎。在这些文献中,有的记录了司马相如出使的官方背景,有的则描绘了沿途的风土人情,该书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对比和分析,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该书还积极结合现代考古发现,将出土的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历史叙述的可信度。

通过对比不同史料的记载,该书对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时间、路

线、相关事件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考证,纠正了以往一些误传或模糊之处,如对司马相如出使的具体年份、途经的郡县名称,以及他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交往的细节等,都进行了精确的考证和修正。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确保了书中历史叙述的准确性,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汉时期西南地区历史风貌的珍贵窗口。

### 沉浸式体验——还原大汉盛世的文学表达

作为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司马相如西南行》在文学魅力上的展现令人称道。该书通过细腻的描述和丰富的想象,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所见所闻以一种近乎诗意的表达为读者呈现。从成都的繁华市井,到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从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到沿途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该书都进行了生动而细腻的描绘。例如描写司马相如西行旅途中的自然风光时,“疾风吹来,枝条都随风摇曳,有时发出如钟磬般的声音。它们一直伸展到低洼的地方,放眼望去,无边无际。”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切身体会来自西行途中有关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描绘大汉场景时,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和对场景的生动描绘,巧妙地融入了文学想象和情感体验,使

得历史事件不再是简单堆砌的史实或者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充满了生命力和情感色彩的故事,力图还原鲜活的历史场景,使之长出“血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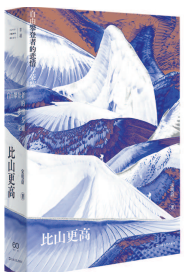
### 跨越千年的对话——追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

这本书对司马相如的政治智慧也进行了深入且独到的剖析,通过详细梳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过程中的种种举措,展现了这位文学巨匠、政治雄才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手腕。该书特别强调了司马相如提出的“华夷一家”理念,这一理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具有开创性。在出使西南的过程中,他积极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友好交往,通过赠送礼物与展示中原文化等方式,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这些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该书还通过细腻的分析来展现司马相如的政治手腕。例如,在出使西南的过程中,司马相如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他需要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克服交通的不便;他还需要应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凭借雄才大略,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通过深入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找到了西南地方与西汉王朝之间共同的文化之根和价值导向,从

而实现了有效的沟通和合作。例如,冉駹融入中华一体民族多元的历史格局之中,这使汉王朝的西南边疆更加巩固。此外,该书还提到了司马相如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举措——设立郡县。例如,他在出使笮都时,说服笮都君长归附,并设置笮都县。这样不仅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同时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体而言,《司马相如西南行》是一部深度融合了历史考据和文学表达的优秀作品,它不仅重现了司马相如这位文学巨匠在政治上卓越的文治武功,同时也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西汉盛世下西南地区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西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更能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该书在内容的丰富性与文字的优美性上均展现出了高度的文学水准与造诣。兼具学术的深度性与可读性,深入浅出,为读者开辟了一条理解司马相如西行史的全新路径,对于理解司马相如的形象,梳理汉代有关民族治理的政策等,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深刻探索与崇高致敬,值得研读与珍藏。



## 山的尺度与意义的尺度

◆ 于默

旅行二十多年,年轻时也妄称过背包客。一旦在驴友聚会或途中某个西南客栈里碰上那种皮肤黧黑、沉默寡言,眉宇间还多少带着一丝不屑和走神的男女大侠,牛皮就吹不下去了。知道山友在侧,我等小虾还是少言为妙。

家里至今还堆着一摞摞的旅行杂志,也途经不少雪山大川,二三十岁,可不天天就在梦想着探险、挑战,成为令人侧目的好汉。如今,依然倚

着三尺讲台纸上谈兵,坐而论道……

这个梦啊沉寂已久,直到有日饭桌上,听嘉映师兴致勃勃地提到海鸥编辑的一本新书《比山更高》(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读),作者是《山野》杂志资深主编宋明蔚,也是户外圈中的名人。随即找来,三晚读完,大呼过瘾!颇有舍不得读完的意思,这意思上次还是在初中时初读金庸。

一言难尽,意犹未尽。简单说,那种久违了的“力所不逮,心神往之”的感觉油然而生。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不成功却独特的人,在文字中跃然眼前。他们在雪山冰瀑的背景下,孤独地攀登着,直到生命尽头,

向死而生。“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悲壮与洒脱,是在一片寂静中铺陈。读了书,方让我等世俗中人知道有这些同龄人的存在,有这些民间壮举的发生。文字也是沉静克制的,但克制背后,是涌动不息的暗流。

人到中年,办公室里养的一身娇贵病已经让我无法身体力行,逞强好胜。心神何往?终是那份对自由的念想和不甘。有这些人事在,心神就不死,就不会让自己完全黏滞在日复一日的俗务中,就还可以出神远眺。生潮业浪,此道不孤。

多琢磨一下,自然会联想到意义的话题,现代人热衷反思意义,也

容易被意义裹挟。书中多处触点,有一点特别能够触动我。攀登中时常出现距离峰巅仅数百米之遥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撤离。这是多大的遗憾!无法想象,不得而知。但其中有一点想得通——意义的尺度。登山也是尺度,高、低、远、近。挑战于此,意义也发生于此。尺度刻画着有限,极限运动不正是在有限中的一次次缠斗。尺度固有局部的刻度,但尺度更是一个整体概念,它让意义生成,使人之为。拉回来,意义不仅是在高远数值上的峰巅,意义就在行动中。遗憾吗?是的,处处皆遗憾。陈嘉映老师说“反思不以压垮生机为限”,遗憾处用厚实的存在托起反思,托起意义。这就像加缪说:“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 《魔都与文化消费》



“海派文化的一个特质在于消费特性”,在今年10月的“文化新消费 城市新动能”国际对话中,上海国际文化

学会会长陈圣来指出,如今城市的文化生态需要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的并行,在文化生态的变革中,上海正走在前列。日前,陈圣来新书《魔都与文化消费》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上海城市文化消费的发展。

该书以上海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作者在世界各地的文化考察足迹,阐明了文化消费的内涵与特质,描绘了上海文化消费的前世今生和未来走向,以及制约文化消费的瓶颈和破解路径。

### 《诗海听涛》



《诗海听涛》是一本展示“钢铁诗人”刘希涛既真实又全面的厚重之书。

本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包括《诗余断章》《新花朵朵》《诗路回望》《武林散页》和《在友人笔下》五辑。其中有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歌吟,也有一路写诗历程中的火花与结晶。书中的散文刻画人物性格,表现顽强而生动的人物言行,都达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其中也有亲人、友人为刘希涛其诗、其文、其人所写的文章选编。(忻瑶岚)



## 一个人决定消隐时,会不会找到更好的自己?

◆ 徐闻见

白解释他的犹豫:“一架钢琴,琴键有开始的地方,有结束的地方。你知道有八十八个琴键……不是琴键无边无际,是你无边无际,在那些琴键上,你可以弹出的音乐也无边无际……但假如我踏上了那道梯子,几千万的键盘,永远都不会结束。”

这是一种惧怕,也是一种智慧。自由与束缚永远是相对存在的,人类需要打破规则,也需要对规则充满敬畏。最近,我又读了巴里科写的《丝绸》与《一个人消失在世上》,才恍然意识到,这个故事吸引我的从来不只是1900的遗世独立,更是一种贯穿在本中的共鸣与震颤:他写的不只是故事,还是他自己与创作的关系。他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寻找世界尽头的隐世之人。

在《丝绸》中,巴尔达比乌决定让埃尔·荣古尔前往因战争而封

闭的日本时,曾说日本的方向是“世界的尽头”。因为,“有两百年时间,它和世界彻底隔绝。”这个设定与弗吉尼亚号相同。在巴里科的想象中,“世界的尽头”是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在《一个人消失在世上》得到了阐释:那是由决定弃笔给人们写画像的作家贾斯伯·格温所创造的。

作家格温才华横溢,前途大好。然而,在43岁的一天,在散步途中,他突然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厌倦。不久,他从生活中退隐了。从决意自我消隐的那一刻,一段漫长的寻找自我之旅就开始了。他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找到它,才能让心不再漂泊。在巴里科设定的想象里,让时间从那些想要被写画像的人物身上经过,带走许多东西,然后找到那个故事。格

温把故事的某个片段写出来,让被写画像的人从中读到自己的共鸣。

巴里科借格温的消失,传达了“大隐隐于市”的境界,他好似不再那么“惧怕”经历,反而借着经纪人吕蓓卡之口升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是一些人物,我们是故事。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人物,忙碌于冒险和日常生活。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我们是整个故事……我们是那些我们散步的树林,是骗人的坏蛋,是周围的混乱,是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都是一本书中的几页……我们同时是很多东西,我们也是这些东西的整体。”

这些潜藏在细小词汇中的线索,冰山叙事之下的潜台词,足以证明巴里科的语言是克制而深邃的,或如诗般简凝,或如歌般烂漫,寥寥数语总能在草蛇灰线中埋下互文,掀起读者的想象。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何如此喜欢他的作品:写作的乐趣就像1900的幸福,他放弃欲望世界的同时,收获了世界的尽头,在一个封闭而安全的场域,书写着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然后保持着那份童话般的天真与隐世者的深情。